

潛室劄記





潛室劄記

刁包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刁 包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潛室劄記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潛室劄記序

先王父於鄉薦後。淡營求。謝仕進。惟以著述自娛。治身心性命事。天根月窟。探討有底蘊。淺學者遽巡門外焉。不肯承祖輩。幼服家訓。頗知篤志力於行。趨庭聞詩禮時。見先大人手錄遺書。悉先王父明心性。翼經傳。爲理學家沿源溯流語。學醇於韓董。功茂於程朱。所揚其糝而醺其粕者。非僅象山陽明諸人已也。劄記一書。又係先王父於順積樓側。構潛室。勵學廿年。凡有所得。悉撮誌之。粹詞溫語。片玉含輝。偶句隻言。寸金肆彩。要其大旨。大抵爲讀書君子。修身心謀理道之一助。其喚醒愚蒙處。又不啻清夜弘鐘。醒人迷夢。凡有一綫天聰。閱是書未有不悚然知警。惕惕焉謹人禽之別者。豈果駭世俗之說乎。亦至理不沒於人心耳。歲乙巳。承祖奉簡命。特授上元邑。金陵首善區也。其中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得者。不乏人間。以先王父諸著述相商質。咸知所許可。方幸書人梓匠。萃處都城。不難悉所有刊之。爲窀穸增光。奈蕭然琴鶴。外無餘物。清貧視家居如一。安所得梨棗資。爲先人著作費。不獲已。僅以潛室劄記上下二卷付之梓。爲其廉於價省於工也。然而先王父梯航後學之苦心。諒可於此一書窺大槩矣。竊思士君子從事簡編。儼然自命爲儒者。乃於理蘊中未知鉤索。內之不能爲一己立心。外之不知爲萬物立命。徒以雕蟲小技。弋取浮名。一旦紆青垂紫。茫然不問利濟經綸。從何措手。豈不爲儒林中一大罪人。爲天地間一大頑物。承祖不敏。素疏拓於世故。祇知澹泊自甘。凡所措置。一惟以天地祖宗鑒臨爲念務。炯炯然不昧此靈

明坦坦焉祛羞於衾影已焉其有得於是書之指引與無得於是書之陶鎔均未敢自知今以往益自以弗肯堂弗肯播墜我家聲愿焉滋懼云爾孫男承祖敬識

潛室劄記卷上

祁州刁包著

孔子天地也。朱子日月也。二程子嗣天地而開日月之先者也。非天地則日月無安頓處。非日月則天地亦何以燦然於天下萬世哉。

今之學道者。須自梁溪登考亭。自考亭登尼山。纔不差卻路徑。

仁義禮智之德。配乎元亨利貞。故曰天德教養刑賞之道。根乎仁義禮智。故曰王道。

遠而言之。天下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須是件件處置停妥。纔了卻一身事情。奈權柄不到手。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近而言之。一家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仔細檢點起來。大段不可人意。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然而委之權柄不到手可乎。

若立朝須是要做直臣。若牧民須是要做循吏。今居家居鄉。卻不曾感動的一人。雖日夜爲學。果何用。春秋於魯君見弑。只書公薨。箇中用意甚妙。胡傳可謂傳神。再取孔子對陳司敗一章。兩相參看。其意愈覺分明。而聖人氣象。亦從此見得。程子曰。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聖人之氣象。我輩從此處玩味起來。然後推之以及其餘。則幾矣。

學者須是小心。把心來收斂在方寸間。不著馳騫了些子。是謂小心。否則大。又須是大心。把天地萬物都

匯歸在心裏。不著遮蔽了些子。是謂大心。否則小。心未有不小而能大者也。亦未有不大而能小者也。言欲謹。以不及人之過失。爲第一義。不非其大夫。尤爲緊要。

視時心在目上。聽時心在耳上。言時心在口上。動時心在幾上。不視、不聽、不言、不動。心只在心上。如是則四者一一合禮。而無非幾之可乘矣。或曰：心爲主。而四者奉命焉。不亦可乎？曰：此用力而自然之事也。夫我則不能。

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也。余極佩服此言。涇陽顧先生又續以一言曰：小學、近思錄之階梯也。善哉！此當與朱子之言並炳日星。學者不可只作尋常話頭看過。

或曰：心如何只在心上？曰：須用書冊收攝他。或做文寫字亦好。若一意把捉。究竟無用。

顧涇陽推朱子三大功。而不及集註。非也。余謂朱子之功。當推集註爲第一。小學近思錄次之。綱目又次之。太極圖西銘註解。直與三大功鼎立。未易軒輊也。

天不崩。地不裂。人道不至滅絕者。六經四子之力也。惜也有其名而未有其實耳。若實能有六經四子。則小學近思錄綱目。一時並興。而天地位而萬物育矣。

人不知而不愠。未能也。以愠爲忿而懲之久之。漸覺心曠。則不愠矣。不見是而無悶。未能也。以悶爲己而克之久之。漸覺神怡。則無悶矣。

涇陽先生既知朱子表章太極爲元功。則子靜力詆無極。比諸老氏。可不謂過乎？既知朱子與孔子同爲

萬世師。直配享孔廟。則陽明誣以支離。比諸楊墨。可不謂過乎。明於朱子之功。陸王之過。然後正閭異同之辨。可得而言矣。

涇陽先生曰。性卽理也。恐人誣認氣質之性爲性也。心卽理也。恐人誣認血氣之心爲心也。余請續以一言曰。天卽理也。恐人誣認形氣之天爲天也。

涇陽引南華經。直與虞書人心道心二語並稱。是何道理。甚哉言不可不慎也。

古之人雖卓爾自立。尙不肯輕以權許之。今之人往往以不能立爲權。視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抑又下矣。

一時行止。千秋榮辱。如之何其可忽也。曰。若是其重與。曰。殆有甚焉。聖狂之界。人禽之關也。

無欲之謂靜。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此吾儒之所謂無異乎二氏之無矣。

周元公似顏子。請從純粹處學之。張明公似曾子。請從艱苦處學之。程純公似子思。請從精微處學之。程正公似孟子。請從嚴毅處學之。

純粹和平。整齊嚴肅。八字一時不可忘卻。

許魯齋於小學一書。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余於近思錄亦然。

性者。志學之源頭也。源頭不了。當學從何處著力。故涇陽曰。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學者盡性之路頭也。路頭不真。正性從何處得力。故涇陽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此句從近思錄第一卷悟來。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此句從近思錄第二卷悟來。文章之士自謂力學而不可與言學。以其未嘗知性也。佛老之家自謂見性而不可與言性。以其未嘗知學也。

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惟孔子足以當之。元公然乎哉。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惟孟子足以當之。文成然乎哉。規模有大小。識見有偏全。平心衡量當自得之。涇陽之言其過矣。

顧季時在儀部擬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廟。誠爲快舉。惟是二程不與焉。則非余之所敢知矣。此疏雖上。度不能行。以其別二程於周朱。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也。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正公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遠處。自有淺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的。善哉言乎。可謂萬世讀四子之法程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自是爲世間一等含糊鶻突人下藥。閱周海門語錄云。突然說起。旨元機峻。待人領略。後來孟子之思。濂溪之尋。延平之觀。皆是如之何。如之何者處。嗚呼。是非所謂近處強要鑿教深遠者耶。如此看書。孔孟之言。盡成懸幻。使後學茫無著眼處。其爲吾道之蠹。豈淺鮮哉。

獨對時能無胡思亂想否。其禦之。禦之。當如禦寇。其對時能無胡言亂語否。其防之。防之。當如防川。雖然禦其外矣。而無以清其內。防其流矣。而無以杜其源。恐禦寇防川。亦徒勞罔功耳。

純公云。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予也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

僞。盡知之矣。可謂從這裏一過。而學不加進。德業無聞。熟與否。每引古鏡一照。殊覺面目難施。涇陽謂二程未足以盡元公。過矣。明道之去孔子。及顏孟。千有餘歲也。而描寫其氣象。各各如畫。豈其越數代如同室者。於元公。反覲面而失之乎。必不然矣。叔子之識。不減伯子。其亦可類推而知也夫。念臺劉先生爲儒。醇乎其醇者也。考其語類。亦襲無善之說。所謂習矣而不察焉。非歟。高顧馮諸君子。生平同心一德。相與講明斯道。其於無善之說。蓋嘗深非而力斥之矣。豈其未之前聞耶。抑胸有成見。雖言猶在耳。而不之信耶。此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讀太極圖。識性之原焉。讀西銘。識性之量焉。讀定性書。識性之體焉。讀顏子好學論。識性之所以復焉。讀敬齋箴。識性之所以養焉。自孔孟歿而聖學晦。上下千四百年。無見性者。是以無見道者。至五篇文字出。然後天之所以命人。與人之所以合天者。一一描出。而無復餘蘊。使學者確然有所持循矣。

渾身是性。刻刻要復他。滿目是易。件件要用他。不見易不可與言性。不見性不可與言易。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王介甫之政事也。真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不得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王龍溪之道學也。上下二王。其有殊途同歸者耶。嗟乎介甫之政事。僅足以禍宋。龍溪之道學。且將貽禍於天下萬世。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哉。

朱子之教學者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景逸先生益之曰。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余不揣又益之曰。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與禪學之寂滅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殆。讀書以考所思之要。

與俗學之記誦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罔。然則孔朱之教。豈有異指耶。陽明願學孔子者也。而力詆朱。吾不知之矣。

所謂學者。性焉而已矣。所謂性者。理焉而已矣。窮理以盡性。然後爲學。

釋氏以心爲性。老子以氣爲性。衆人以情爲性。皆得其偏。而失其全也。聖人則不然。以性盡心。故心爲精義入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爲配義與道之氣。以性攝情。故情爲胞民與物之情。

欲爲儒宗者。宗朱而已矣。宗朱所以宗孔也。銳意宗孔。而不宗朱。非真能宗孔者也。

讀曲禮上下。而不能修身者。吾不謂之學禮也。讀周召二南。而不能齊家者。吾不謂之學詩也。讀堯舜二典。而不能治國者。吾不謂之學書也。

吾日三省吾身。心有妄想與否。言有妄發與否。事有妄做與否。

孔明。曾子。大賢也。孔明臥隆中。非三聘不出。旣而魚水投歡。鞠躬盡瘁。惓惓乎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爲念。看他是何等胸次。曾子一生強勉。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卒傳大學十義。以惠天下後世。原其得力處。要在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三句。看他是何等功夫。

曾子天分未能大過人。而潛心聖道。喫盡多少辛苦。纔了悟到一貫處。有志聖學者。三道以學其容貌。辭氣。顏色。三省以學其謀人。交友。傳師。養志以學其事親。敬身以學其全。父母之遺體。直養自反之縮。以學其大勇。繩趨矩步。何多讓焉。

知愛知敬自然之良知也。須以推廣爲致。知食知色。人欲之良知也。須以節檢爲致。良知同。而所以致之者異。不可不察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以此爲良知是也。然而舜之父母。應何如愛。閔子之父母。應何如愛。申生、伯奇之父母。應何如愛。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爲聖人之孝。或爲賢人之孝。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孝。何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爲良知是也。然而周公之兄弟。應何如敬。司馬牛之兄弟。應何如敬。公子伋、公子壽之兄弟。應何如敬。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爲聖人之友。或爲賢人之友。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友。何也。舜與周公。皆明於庶物者也。閔子、司馬牛。則得聖賢爲師友。夙嫻格物之訓者也。若申生、伯奇、公子伋、公子壽。則無師無友而不學。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者也。假使四人者。與閔子、司馬牛。同門。豈至身陷大惡也哉。格物不格物之相去遠矣。

志孔明之所志。當從二表志去。學會子之所學。當從十傳學來。

聖人教人。只說下學人事。而天理自在其中。二氏專言上達天理。而不及人事。天下豈有人事外之天理哉。

聖賢之書。原爲天下後世謀身心也。而天下後世。讀聖賢書者。只取以資其筆舌。與身心全無干涉。辜負垂訓立教之意多矣。

四書者。吾人之布帛菽菽。不可一日無者也。使非考亭爲之註。誰知其爲古今第一要典也。雖然。考亭註

四書。蓋欲使字字句句。皆可見諸行也。今之學者。類言遵朱矣。遵之訓詁而爲文。非遵之以步趨而爲人也。然則四書之行於世。爲古今第一要典。亦徒以其名焉云爾。有能信其爲布帛而衣被之。信其爲菽粟而飲食之者乎。我未之見也。

自古言治道者。莫備於書。竊意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兩言其源本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兩言其樞要也。明乎四言而力行之。其於治道也何有。

敬之一字。千古傳心之要典也。其說詳於書而著於禮。余謂易與詩亦然。何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三百八十四爻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以直內。敬愼不敗。皆此義也。雅之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三百篇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之敬之。於緝熙敬止。皆此義也。若曰。詳於書禮而略於易詩。當不其然。

君子亦未嘗無利心。但名節念重。是以舍利而卽義。蓋所見分明。故所守牢固也。小人亦未嘗無義心。但身家念重。是以含義而卽利。蓋所見含糊。而所守濡忍也。此言君子小
人義利之心。

君子以道義爲性。而正其情。小人以貨利爲情。而傷其性。君子之心。不勝其小。而器量函蓋一世。小人之。心。不勝其大。而志意拘守一膜。

君子時時戒愼。惟恐有拂於天理。小人事事張皇。惟恐有拂於人欲。在。人。身。上。都。有。一。箇。太。極。聖。人。全。焉。賢。人。勉。焉。若。愚。者。則。冒。昧。而。不。知。爲。何。物。矣。

朱子曰：太極圖，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了引教長一畫，竊意伏羲一畫，原是直的，直則無回曲。古若今萬物萬事，都貫徹的去，未有遺乎其外者也。撒開了教長一畫，便是圓的，圓則無賸漏。古若今萬物萬事，都包括的去，未有遺乎其內者也。直的也是這一畫，圓的也是這一畫，非有兩畫也。

離陰陽無所謂太極也。離太極亦無所謂陰陽，不即不離之間。太極在焉。此朱子說太極最喫緊處。我輩正不必向古聖問太極也。冥心而會之，反身而求之，躍躍參前矣。

只是一箇太極，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人，無之而不在也。晝夜存養，晝夜省察，但使此心無時不在腔子裏，則心爲太極之心。但使此身無處不在天理上，則身爲太極之身。身心渾然一太極，真與天地合德矣。

論學便是要明理。格物之謂也。論治便須識體。修身之謂也。格物者，以知心知性爲先務。心即理也。性即理也。明乎心性而後可以言明理也。修身者，以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爲要圖。暴慢鄙倍遠而信近，出身加民者，有其本矣。治道所由立，治法所由施也。

陽明師弟動云：顏子沒而聖學亡。夫顏子沒而聖人之學在曾子，曾子沒而聖人之學在子思，子思沒而聖人之學在孟子，胡爲其亡也。

文公說書，以理會聖人立言之旨爲主。卽偶有不合聖人之旨處，卻無不合聖人之理處。文成及慈湖、龍溪諸公，往往不得聖人之理，又安望其得聖人之旨哉。

存心謹言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定其心而後語。

孔孟之道。至程朱而明。程朱之道。至文成而晦。學者有志斯道。須去其所以晦程朱者。而後得其所以明孔孟者。不然含糊兩可。終無入處。

孔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告顏子。此虞庭十六字嫡傳也。克己者。克去其人心也。復禮者。復還其道心也。人心克而道心復。則無不精無不一也。惟精惟一。是仁者純粹不雜。貞固不貳之本體也。允執厥中。執此而已矣。

或曰。聖人不輕言心。惟自敍其所學。曰從心。嘉顏子之不違仁。曰其心。此外無聞焉。曰聖人不輕言心。善觀聖人之言者。所言無非心也。試以子張問行一言觀之。言忠信以心言也。行篤敬以心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見其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見其心於衡也。夫然後行。州里蠻貊莫不見吾心也。若夫言不忠信。則違其心而言矣。行不篤敬。則肆其心而行矣。聖人不輕言心。而所言無非心。善觀者。盍觸類通之。

只見自家不是。不見他人不是。君子也。只見他人不是。不見自家不是。小人也。

嘗試反之一己心者。身之天也。身者。心之地也。心載身。身載心。一己之天地也。心正而身修。一己之天地位也。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一己之萬物也。內而七情各當其則。外而九竅各舉其職。一己之萬物育也。嘗試近觀一家。有嚴君焉。有慈母焉。一家之天地也。膝下承歡。父母其順。一家之天地位也。自兄弟妻子。奴

婢以及堂室、田園、禽獸、花木、諸般器用之類。一家之萬物也。一切偕之大道。莫不有以盡其性。協其情。而時措咸宜。一家之萬物育也。我輩有志聖賢之道。正從此處見得。若曰。位天地育萬物。非吾事也。豈其然。豈其然。

日知其所亡。格物也。月無忘其所能。物格也。可謂好學也已。可謂格物而物格也已。格物者。多學而識。物格者。一以貫之。

天地正氣。大率爲利名二字壞盡。反躬內省。果此一無繫累。纔是真丈夫。

以心發言。言斯不妄矣。以言印心。心斯不放矣。二者交攝互益。易謂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者。俱於斯焉得之矣。

張子曰。學至不尤人。學之至也。薛子曰。學至不責人。則其德進矣。不尤人又何責人之有。不責人又何尤人之有。文清之言。原本橫渠。吾輩讀之。竊以自愧。又竊以自勉也。

子謂顏淵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正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胸中饒有自得處。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非甘心枯寂一流也。

吾心時時要整齊。不敢些子怠慢。這便是禮。吾心時時要和平。不敢些子躁戾。這便是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與哉。禮樂不可斯須去心也。

吳康齋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這時時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梁溪先生曰。安頓二字。